

□董小飞 文/摄

去四明山赏秋,就像赴一场 与老朋友的约会。根据以往经 验,11月中下旬进入最佳观赏 期,此时千峰入画,万树斑斓,像 上帝失手打翻的调色盘,生生把 重峦叠嶂的翠绿染成了梦幻迷 离的童话王国。

沿黎白线去茶培村,山色抖开 华美的毯子一路迎候:穿着黄裙子 的银杏,撑着红鸭掌的枫树,挂满 小铃铛的无患子,还有大片粉紫的 芦花……各种颜色不停地从车窗 掠过,正急不可耐想下车时,耳边 响起欢叫声:"山下就是茶培村 了。"说着停了车。

眼前,是漫山漫坡的枫叶,黄 如熔金,红如胭脂,如波如涛,四野 绵延。这云霞般的浩瀚与辉煌,不 由想到了一句诗:枫叶浓于染,秋 酣万树霞。那红霞,裹挟着零星的 银杏,从山顶倾泻而下,漫过公路, 洇过梯田,像一股流动的火焰,以 势不可挡的姿态奔向山脚下的茶 培村,与白墙村舍和竹林、田畦融 为一体,一幅织锦般梦幻的山野乡 居图便跃然纸上。

沿古道下行入村,经过枫林, 方看清这火焰般的枫叶,原来都 经深秋的风精心打扮,有的红得 深沉,像陈年的葡萄酒;有的红中 烁金,像凝固的骄阳镶嵌着金边; 有的红绿相间,似乎还对夏日的 时光情意绵长;有的通体金黄,人 行其间,如入金碧辉煌的宫殿 ……林中,传来一阵咳嗽声,循声

看去,见一片红枫簇拥的菜地,有 老头蹲着割菜呢,是拿去烧早上 的菜泡饭吗?

远远的,有人家升起一股炊 烟,随风袅娜,半树红透的柿子 在烟雾里时隐时现,还有鸟的影 子,张着翅膀在红柿间跳跃……

入村,行人寥寥,安静得很。 一扇木门"吱呀"打开,出来一老年 妇女,站在门边梳理长发。旁边的 房子挂着锁,门廊下积着尘灰,应 该久已无人居住。因此,山腰那抹 炊烟尤其显得珍贵。

守着那股炊烟的,是两条 狗。远远地,闻到我们的气息,它 们争先恐后跑下台阶,挡在路中 央冲着我们叫,大有"两犬当关, 万夫莫开"的气势。朋友说,这两 条狗很凶,有点不敢前行。我观 察了一会,见它们虽然叫得大声, 但目光温和,似是色厉内荏的家 伙。于是,只顾迎着它们走去。 那两家伙见状,赶忙飞快地跑上 台阶,躲进院子。不到两秒,又双 双在院墙边伸出头来,朝台阶下 的我们狂吠。见我们举起相机, 它们又大叫着跑进院里,躲在里 面叫几声,又伸出头冲着我们 叫。几次三番。那样子,像极了 既想招惹你却又怕着你的调皮孩 子。见我们没有恶意,终于停止 叫唤,跟着刚刚熄了灶火的男主 人在台阶边嬉闹玩乐,供我们拍 照。主人说,曾有人见小黑狗活 泼可爱,出两百元想买走它,他舍 不得。是啊,这么寂静的山村时 光,它带来的陪伴与快乐岂是金钱 所能买到的?

逛完出村,无意间回头,却发 现那条大狗一声不吭地跟在我们 身后,见我们停步,它立马趴下, 眼里分明有了些许的不舍。它的 身边,敞着一扇门,一位老太太戴 着老花镜坐在暖光里缝补衣服, ·针一线,压着岁月的韵脚,像一 首安然在时光里的小诗。一片枫 叶从头顶悠然飘下,掉在老人的 白发上。这如雪的白和似火的 红,是乡村和山色的浓缩,他们共 同讲述着生命从生长、绚烂到宁 静回归的全部过程。



一胡亚群

当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气 息扑上面颊时,渡轮正犁开波 光粼粼的海面,而此行的目的 地是象山花岙岛,那座被誉为 "海山仙子国"的海上桃源。 我与其户外同行者伫立于船 头,望着远方渐次清晰的轮 廓,山峦如青黛染就,迤逦相 接。其中最高的大佛山沉稳 地踞于海天之间,默然俯瞰千 百年的云生云灭,潮来潮往。

登岛后,我们并未走向平 缓的游览步道,而是一头扎进 了岛腹的茂林。路,几乎不能 称之为路。脚下是时隐时现 的羊肠小径,两旁杂草蔓生, 荆棘不时牵扯衣袂。唯一的 向导,是某个户外俱乐部系在 树枝上的黄色丝带,在风中摇 曳,指向茂林之深处。这分明 是条"野路"。于我这般鲜有 山地徒步经验的人,每一步都 带着犹豫和试探。然而环顾 四周,同伴们个个兴致盎然, 连那两个年仅六七岁的孩子 也睁大好奇的眼睛,紧跟父母 的步伐。我深吸一口气,将些 许惶惑压下,随着那跃动的黄 色标记,投入这片未知的葱茏 世界。

而真正的挑战始于攀登山 脊。初始的坡段尚算缓和,待 到山势陡然峻峭,方才领略何 谓"攀越"。山路随山脊起伏,时 而逼仄难行。抬头望去,湛蓝的 天幕下,山脊线如巨龙的背脊, 蜿蜒伸向巍巍远方。我需手脚 并用,寻找岩石的棱角与缝隙作 为支点。汗水很快沁出额头,顺 着鬓角滑落,呼吸也变得粗重。 有几处坡崖尤为险陡,我只能侧 转身子,紧贴岩面,一寸寸挪 移。领队的身影总在关键时刻 出现,他并不多言,只伸过一只 坚实的手,或指点一处稳妥的落 脚点。"别总看山顶,就看眼前 这三步。手抓稳,脚踩实,一步 一阶。"他的声音平静,却有一 种让人安定的力量。

更令我动容的,是那两位 小同行者。一段泥泞湿滑的陡 坡,成人行走尚且吃力,他们小 小的身影在其间跌跌撞撞。男 孩一脚未稳,重重滑倒,泥浆沾 了满身,痛楚和委屈让他顿时 放声大哭。哭声在山谷间显得 格外清晰。他的父亲并未立刻 抱起他,只是蹲下身,轻声安 抚。片刻,哭声渐歇,孩子用沾 满泥污的手背抹去眼泪和鼻 涕,在父亲的鼓励下,重新站 起,继续向上攀爬。那带着哽 咽却未曾迟疑的脚步,比任何 豪言壮语都更加震撼。望着那 小小的、倔强的背影,我心中那 点疲惫与畏难情绪,霎时烟消

当我最终手脚并用地登 临最高处的那片岩石时,所有 艰辛瞬间被眼前景象涤荡-空。极目四望,群岛如翠珠散 落于蔚蓝丝绒之上,海天-色,气象万千。山风浩荡,扑 面而来,吹拂着汗湿的衣衫与 头发,也仿佛吹散了积郁心头 的一切尘嚣。

此刻,山的雄浑,海的辽 阔,天的澄澈,还有身边同伴 畅快的笑语,共同酿成一坛令 人心醉的醇酒。回首来路,那 起伏连绵的巍峨山脊,正是我 们一步步丈量过的足迹。

静立峰顶,耳边呼啸的山 风吹来,忽然心有所感。这趟 山脊之行,何尝不是生命旅程 的一个缩影? 途中必有荆棘 载途、步履维艰之时,若只耽 于远方的险阻,便易生怯意。 唯有专注当下,踏实每一步, 在疲累时接受援手,在跌倒后 爬起前行,方能领略那"险峰" 之上的"无限风光"。或许,我 们终其一生,正是在不断翻越 内心的重重山脊,只为抵达那 片更开阔的生命境界。但愿 此心长存攀登之勇,无论身处 何地,都能望云卷云舒,看花